

广西“人文强桂建设工程”项目（桂科软05111001）

《文选》编纂研究

胡大雷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选》编纂研究 / 胡大雷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633-8322-1

I. 文… II. 胡… III. 文选—编辑工作—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156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20 mm × 960 mm 1/16

印张: 22.75 字数: 300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5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绪 言

初唐曹宪和李善以“选学”专门名家，自后“选学”盛极一时，北宋就有“《文选》烂，秀才半”之称，南宋迄元明，“选学”衰微但著述未辍，清代“选学”中兴。近代黄侃倡“平点学”，即“文选黄氏学”，其弟子骆鸿凯撰《文选学》。当今学术界号称“新选学”，即接续黄侃、骆鸿凯而发扬光大。俞绍初、许逸民两位先生主编《文选学研究集成》^①，其序中论及“新选学”：

目前中国学者认为，“新选学”之范畴约略包括八个方面：(1)文选注释学；(2)文选校勘学；(3)文选评论学；(4)文选索引学；(5)文选版本学；(6)文选文献学；(7)文选编纂学；(8)文选文艺学。

许逸民先生还有专文对“新选学”的界说进行论证。为发展“新选学”，1988年、1992年，中国学者先后两次在长春举办国际研讨会，并在1992年的会议上，正式成立“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址设在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俞绍初先生任会长。1995年，又在郑州举办第三次国际研讨会，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规划撰作多卷本《文选学研究集成》丛书，以此为标志，“新选学”进入兴旺发达时期！

新世纪以来，“新选学”又有丰富的成果涌现，这些研究著作、研究论文表现出对《文选》文体分类以及《文选》诗、赋的以类相分的极大兴趣，如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就列有“文体辨析与总集的编纂”、“《文选》文体论析”两个专章，拙著

《文选诗研究》则专门论述《文选》诗的二十三类,是对《文选》诗歌类型分类的研究,还有许多年轻学者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多以《文选》的某一文体或诗、赋的某一类型作品作为研究主题。广义地说,这也属于“文选编纂学”的范畴,这是《文选》在编纂时的文体分类与诗、赋的以类相分,即《文选序》所谓“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但如果细分起来,这又是“文选文体学”、“文选类型学”的范畴。“新选学”范畴的细化与扩大化,是其蓬勃发展的表现。本书的研究还是属于“文选编纂学”,只不过其中有一些“文选文体学”、“文选类型学”的内容。

本书的第一章叙说《文选》的编纂者问题,先述萧统在文学上具备哪些基本素质,这应该是编纂《文选》的基础。再述萧统文学集团与《文选》编纂的关系。人多称何逊、刘孝绰参与《文选》编纂,又有昭明太子东宫十学士之称;我曾做过“中古文学集团”的考察,于是又探究萧统文学集团的构成与活动,这样就把《文选》编纂者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或许可以给研究者提供更广的视野。

本书的第二章叙说《文选》的编纂思想。无论总集、别集的编纂都有一个主导思想,所谓萧统的编纂思想,统而言之也可以说是萧统的文学思想,细而分之则编纂思想与文学创作思想又有所不同,文学思想可以是一个理想化的境界,而编纂思想则要适应历代作品的具体情况。此章还重在《文章流别》与《文选》编纂思想的比较,重在《玉台新咏》与《文选》编纂思想的比较,力图从比较中显示出《文选》独特的编纂思想。

本书的第三章叙说《文选》编纂的录文及其录文方式。总集的形成,人或认为录自别集,或称据前贤总集再选编,这些意见都是不错的。但还应该有其他途径,如依据《文章志》所载录的作品名来载录作品全文等。我认为《文选》的录文方式还有一种,即“剪裁”史书,这是本章的论述重点。本章又论《文选》的一次成型,认为朱彝尊所说“昭明《文选》初成,闻有千卷,既而略其芜秽,集其精英,存三十卷”的话不可靠,这是考察《隋书·经籍志》所录有总集又有总集钞得出的结论。本章还对《文选》未录作品有所考述。

本书的第四章叙说《文选》编纂的文体分类及编次。先述“诗赋”的单独分类使文翰、别集的编纂成为必须,再从《文章流别》的文体分类来看《文选》的文体分类,从唐代《文选》注论《文选》的文体观,论《文选》“文”类的题名不确以及《文选》赋、诗、骚的编次。

本书的第五章叙说《文选》赋、诗编纂的以类相分。先述《文选》前的总集、别集编纂都有以类相分的情况,再分述《文选》赋、诗编纂的以类相分,分析其渊源及既受类书影响、又影响唐代类书的编撰。最后举隅式阐述赋的“畋猎类”与诗的“游览类”、“行旅类”。

本书的第六章叙说《文选》编纂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文选》赋“序”的问题、《文选》诗“序”的情况,又如《文选》为何不录“说”体而又为何要录“苏李诗”,及对陶渊明诗不入“隐逸”类的辨析。

本书的最后有一个附录,注释梁代人对萧统评价的一些文字,有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萧子范《求撰昭明太子集表》、萧纲《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萧纲《昭明太子集序》、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这些都是系统的对萧统的叙说,但历代对其只有评述而无详细的注释,这说明《文选》研究还是有不周详之处,于是本人不揣谫陋,简作注释,只想给研究者提供一点方便,以更深切地理解萧统,理解萧统的编纂《文选》。

①见《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卷前,中华书局1998年。《文选学研究集成》已见出版者除《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外,还有《中外学者文选学论著索引》,中华书局1998年。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文选》的编纂者	1
第一节 萧统的文化素养与《文选》编纂	3
一、萧统的生平与著作	3
二、萧统的文化素养	5
第二节 萧统文学集团与《文选》编纂	9
一、萧统文学集团	9
二、萧统文学集团的活动及萧统与诸学士的关系	14
三、兄弟之间讨论艺文及萧统的文学思想	18
四、史载《文选》编纂的参与者及刘孝绰	22
第二章 《文选》的编纂思想	25
第一节 “文章志”及总集、别集编纂	27
一、《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文章志”一类书	27
二、秘书监编撰“文章志”一类书	30
三、《后汉书·文苑传》非承绪“文章志”而来	32
四、“文章志”一类书的体例	34
五、“文章志”与总集编纂及目录编纂	38

六、“文章志”与别集编纂	39
第二节 萧统的编纂思想与创作观的差异	46
一、萧统的创作观是否就是其编纂宗旨	46
二、编纂宗旨与创作观有所不同	49
三、萧统的编纂宗旨	51
第三节 “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辨	55
第四节 《文章流别集》与《文选》编纂思想比较	61
一、挚虞论文章“原出五经”	61
二、萧统论“随时变改”	64
三、“随时变改”的意义	67
四、对古今作品的看法	70
第五节 《玉台新咏》与《文选》编纂思想比较	73
一、关于选录标准	73
二、关于编纂目的	77
三、关于书籍编纂的其他方面	79
第三章 《文选》编纂的录文方式	81
第一节 总集的录文方式	83
一、何谓“集”	83
二、总集录自别集与录自其他总集	84
第二节 “剪截”史书:《文选》的录文方式之一	86
一、《文选》“剪截”史书的“史论”“史述赞”	86
二、“别裁”之法	90
三、把史书对作品的介绍一并“剪截”	90
四、为什么“剪截”对作品的介绍	95
五、萧统录文时有考辨或有删节拼凑	97
第三节 从《隋书·经籍志》看《文选》的一次成型	101
一、《文选》与《文章流别集》的编纂目的不一样	101
二、《文选》之前对总集“采摭孔翠,芟剪繁芜”的要求与作法	103

三、《文选》为一次成型的“选”	104
第四节 《文选》未录作品考述	107
一、评价作品以撰录者时代的眼光为准	107
二、《文选》未录《文心雕龙》文体论所称说者	108
三、《文选》未录《世说新语》所称赞者	115
四、《文选》未录《诗品》所称赞者	118
五、《文选》未录的其他名作	121
六、《文选》不录《兰亭集序》辨	125
第四章 《文选》编纂的文体分类及编次	129
第一节 文体分类与“诗赋”、文翰、别集	131
一、文体分类使“诗赋”单独立类	131
二、别集适应“文章流派渐广”而产生	133
三、从“诗赋”到文翰、别集的文学史意义	136
四、别集、总集的以“事类”编次	139
第二节 《文章流别》的文体分类与《文选》	142
一、《文章流别》的文体分类	142
二、《文章流别》的以“事类”相分	145
三、《文选》的文体分类	146
四、章学诚对《文选》文体分类的批评	147
第三节 从唐代《文选》注看《文选》的文体观	151
一、《文选》六臣注的基本情况与其文体论	151
二、六臣注在与《文心雕龙》相同、相似中繁衍出新的内容	152
三、六臣注与《文心雕龙》的不同及补充	156
四、《文选钞》论《文选》的文体	158
第四节 《文选》“文”类辨	162
一、“文”类不当称为“文”	162
二、历代著录情况	163
三、《文选集注》“策秀才文”	165

第五节 《文选》赋、诗、骚的编次	167
第五章 《文选》赋、诗编纂的以类相分	171
第一节 总集、别集编纂的以类相分	173
一、佛典与总集编纂的以事类相分	173
二、别集有以事类分篇分卷者	175
第二节 赋的以类相分与“畋猎类”	177
一、目录书中赋的分类	177
二、文论中赋的分类	181
三、《文选》赋的分类及“畋猎类”	183
四、“《长杨》《羽猎》之制”的“劝百而讽一”	185
五、以讲求礼仪肯定畋猎	188
六、“畋猎”类赋作回归自身	189
七、《子虚》、《上林》的相分相合	190
八、前辈所说《文选》赋分类不当之处	191
第三节 诗的以类相分	193
一、《文选序》论诗的分类	193
二、《文选》诗类别的三大情况	194
三、《文选》诗有编纂者删节及自取题目者	196
四、《文选》诗题目情况	197
五、《文选》诗的分类与赋的分类比较	199
六、《诗经》与《文选》诗的类别	200
七、《楚辞》与《文选》诗的类别	202
八、几个统计数字	205
九、萧统诗作可入《文选》诗哪几类	207
十、《诗品》与《文选》诗	209
十一、《文心雕龙》与《文选》诗	213
第四节 《文选》赋、诗编纂以类相分的形成与影响	216
一、诗的以体相分	216

二、诗的以类相分	218
三、诗以“类”相分的渊源	219
四、诗的以类相分与《艺文类聚》、《文苑英华》	221
第五节 《文选》诗分类举隅之一：游览类	224
一、游览类诗作的题目特征与所“游”景物分类	224
二、游览类诗作的三种抒情模式	225
三、游览类诗作对山水诗形成的意义	230
四、游览类诗作的时代特征	233
五、与行旅类、公宴类及赋游览类的比较	237
第六节 《文选》诗分类举隅之二：行旅类	239
一、依“行旅”立足点的分类	239
二、羁宦之情	241
三、忧世之感	244
四、欣喜之意——兼论与游览类诗作的关系	245
五、行旅类诗作对山水诗形成的意义	247
六、行旅类诗作显示诗人情性的主导面	248
七、叙写“行旅”而不入行旅类及与赋纪行类的区别	251
第六章 《文选》编纂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253
第一节 《文选》赋“序”的问题	255
一、“序”的文体特征	255
二、作为作品自身部分的“序”	257
三、《文选》“误析”本文为赋“序”辨析	258
四、“序”有脱离作品而单行者	260
五、《文选》“剪裁”史辞为赋“序”辨析	262
第二节 《文选》诗“序”的情况	267
一、《文选》的诗“序”	267
二、李善注补充《文选》诗“序”	269
第三节 《文选》不录“说”体辨	272

一、“说”为解说、论说、小说、叙说、诸事	272
二、“说”为辩说、上书	276
三、“说”的文体特征	278
四、《文选》不录“说”体辨	283
五、《古文辞类纂》的“书说类”	285
第四节 《文选》录“苏李诗”辨	286
一、六朝及唐人视“苏李诗”为苏武李陵作	286
二、萧统录“苏李诗”时或有所怀疑	288
三、“苏李诗”出自代言体辨	289
第五节 陶渊明诗不入“隐逸类”辨	291
一、萧统对陶渊明隐士身份及其作品隐逸内容的认定	291
二、《文选》诗“招隐”、“反招隐”类作品的隐逸品格	292
三、陶渊明诗作的隐逸品格	294
四、《艺文类聚》人部“隐逸”类诗作的隐逸品格	296
五、南北朝唐宋人对陶渊明诗歌类别的判定	298
六、总集对诗歌类别规定性的重视	300
七、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未被认可	301
附录：梁代人对萧统的评价	305
一、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	305
二、萧子范《求撰昭明太子集表》	315
三、萧纲《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	318
四、萧纲《昭明太子集序》	321
五、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	338
主要参考书目	347
后 记	350

第一章

《文选》的编纂者

第一节 萧统的文化素养与《文选》编纂

一、萧统的生平与著作

以下依《梁书·昭明太子传》、《南史·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统传》，简述萧统生平与著作。

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南齐中兴元年（501）九月，出生于襄阳；次年，萧衍登基，国号为梁，改元天监，十一月甲子（初十），立萧统为皇太子。萧统生而聪慧，天性孝敬恭谨，三岁读《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都能讽诵；天监五年（506）六月，出居东宫，天监八年（509）九月，在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讲毕，便在国学行释奠礼，正式入学。

天监十四年（515）正月朔旦，梁武帝亲临太极殿给太子行加冠礼。按照旧制，太子须著远游冠、金蝉、翠綵缨，这次武帝又下诏加金博山。

萧统美姿容，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有记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

十数韵,或作难押的韵,都很快完成,无所改易。梁武帝大弘佛教,萧统亦真心信仰,遍览众多佛经;并在宫内别立专为佛事法集的慧义殿,招引名僧,谈论不绝。自己订立了二谛、法身义,并有新意。

普通三年(522)十一月,始兴王憺薨。按旧规矩东宫礼绝傍亲,书翰并依常仪。萧统有所疑问,命刘孝绰等讨论此事,订出新的规矩。

自行冠礼加元服,武帝便让萧统处理政事,东宫内外百官奏事者填塞大门。萧统明于各种庶事,所奏每有谬误巧妄,立即有所辨析,明确表示可否,并令其改正,不曾处罚一人。他平断法狱,多所宽宥,天下称赞其仁义。普通年间(520—526),梁朝大军北侵,国都米贵,萧统菲衣减膳,每逢霖雨积雪,救济贫困之家及流离道路者粮食与绢帛、襦裤,甚或为无所敛葬者准备棺木。

萧统性格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多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典籍,或商榷古今,继而著述文章。那时东宫有书近三万卷,名士才子齐集。

萧统性爱山水,在东宫玄圃穿水筑亭,与朝士名流在其中游览。某次泛舟后池,番禺侯萧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萧统咏左思《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作答,萧轨惭愧得不再出声。萧统在东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敕赐太乐女伎一部,萧统却一点也不喜好。

普通七年(526)十一月,母丁贵嫔有疾,萧统还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带。及薨,萧统徒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萧统本来身体强壮,腰带十围,此时减削过半。后,萧统轻信道士“厭伏”之言,在丁贵嫔墓侧埋蜡鹅等物,引起武帝猜疑,失去欢心;萧统不能自明,惭愧交并。

中大通三年(531),游东宫后池,乘雕文小舸采摘芙蓉,宫女荡舟,萧统不慎落水沉溺,受寒得病。四月乙巳(初六),病情转危,左右急忙禀报武帝,待武帝赶到,萧统已经咽气,时年三十一岁。武帝亲临恸哭尽哀,诏以帝王衮冕之服盛殓,谥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宁陵,诏司徒左长史王筠为《哀册文》。萧统死后,梁武帝未立萧统之子继为太子,而立萧纲为太子,所谓“废嫡立庶,

海内噂嗜”，为梁朝以后的覆亡留下隐患。

萧统著有文集二十卷，又编撰古今典故文言为《正序》十卷，《南史》称编撰五言诗之善者为《英华集》二十卷，《梁书》称编撰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不知《英华集》二十卷与《文章英华》二十卷是否一书。《隋书·经籍志》著录萧统有《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文章英华》三十卷，则《英华集》为两种。《正序》与《英华集》唐代已亡，所编撰《文选》三十卷，流传至今。萧统还曾编辑《陶渊明集》七卷，并撰《序》作《传》。

二、萧统的文化素养

萧统具备编纂一部大型文学总集的基本素质。

其一，萧统具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称扬萧统的文学创作：

至于宴游西园，祖道清洛，三百载赋，该极连篇。七言致拟，见诸文学，博逸兴咏，并命从游。书令视草，铭非润色，七穷炜烨之说，表极远大之才。皆喻不备体，词不掩义，因宜适变，曲尽文情。

萧子范《求撰昭明太子集表》称萧统的文学创作：

若乃缘情体物，繁弦縟锦，纵横艳思，笼盖辞林，积练累素，盈车满笈，金石有销，斯文方远。

萧纲《昭明太子集序》称萧统的文学创作：

至于登高体物，展诗言志，金铄玉徽，霞彰雾密。致深《黄竹》，文冠“绿槐”，控引解、骚，包罗比兴。铭及盘盂，赞通图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殊健之则。碑穷典正，每出则车马盈衢；议无失体，才成则列藩击缶。近逐情深，言随手变，丽而不淫。

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称萧统的文风：

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